

出河清山

譯編 城石王 著原 林特梅

山西同治

譯註 斌后王 著 林特林



水 落 石 出

梅 特 林 原 著
王 石 城 編 譯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水落石出

本事

幕前

抗戰第四年，接近前方的某大城市中，有紳士張某。爲了自私自利地保全全身家財產，萬一敵人打來，就出面組織維持會。他的女兒張桂芳，是個嬌生慣養的女子，現在熱戀着努力抗建工作的青年洪天民。他們的認識是由吳亞男介紹的。亞男是桂芳的乾姐，自父親炸死家鄉淪陷以後，即與天民同在前方工作，相親相愛。嗣因身體有病，養病在張家，天民也到這城裏。

第一幕

張某當漢奸的消息被天民和亞男知道了，他們就預備暗殺他！一個月光慘淡的晚上，天民在張家花園裏，把張某殺掉了！目睹此事的只有亞男一人。桂芳悲憤萬狀，誓爲父親報仇，乃請警察局長楊德泰爲之偵察。楊是張某的老友，對這案子非常熱心，定弄個水落石出。不過亞男只將案情經過語楊，並未提出兇手的姓名。天民欲將此事向桂芳供認，亞男力阻之，原因

是不給桂芳新的刺激，免生意外，並勸天民承認無意誤殺，天民答應了。

第二幕

第二天早晨，亞男在桂芳的要求之下，先將實話講出，可是天民却遵亞男勸告以語桂芳，兩人所說顯然不同。這弄得桂芳無所適從，不知聽誰的話好。不過殺死她父親的，是天民已毫無問題。桂芳初欲殺天民，終於在愛情的支配下屈服了。他竟認為亞男有意播弄是非，乃把着天民對亞男說：『我服你來看看「這愛情的偉大，這偉大的愛情」啊』。

第三幕

亞男見桂芳奪取了她的愛，乃恨桂芳，更恨天民，決將暗殺真情告訴楊局長，誓為乾爹「報仇」！桂芳再三哀求，她也不理。值此重要關頭，忽然警報聲起，接着敵機慘炸！這種血的教訓，使亞男回憶起父親的慘死，考慮抗建工作的重要，覺得應該原諒桂芳，不能犧牲天民。所以當楊局長把天民逮捕到案請她作證時，她却予以否認，瘋狂般地奔往花園自殺！在傷痛中勇敢地承認暗殺張某的是她自己！並高聲喊出：「我殺死一個大漢奸」！大家在驚駭之餘，渴望醫生的來臨。這案子就這樣的水落石出了。

吳亞男這種犧牲的精神，指示了青年男女對「抗建與戀愛」一條正確的道路。

第一幕

時：抗戰第四年。

地：接近前方的某大城市。

人：張桂芳：嬌生慣養的女子，年二十二。

吳亞男：桂芳的乾姐，二十四歲。

洪天民：亞男過去的愛人，現在熱愛着桂芳，二十五歲。

楊德泰：警察局長，桂芳父親的老朋友，年四十五歲。

高貴：張家的僕人，三十一歲。

張宅：寬敞的客廳，陳設得很舒適。

屋中間偏右面有窗子，向花園開着。左邊的牆壁向前凸出；前面置一長方桌，桌子兩旁各放着一張椅子，桌子上陳列着裝飾品；牆壁凸出的後面是一道走廊，直通花園。

左邊有一圓門通着前廳，由那裏可以從前廳走出外面，兩扇門很少闌上。另外一道門在右手，通着「室」，門面油漆半新，絳紫的顏色猶光彩奪目；不但這扇門經常地關着，門前尚有深紫色的帷幔垂着，桂芳的臥室就在裏面，閒人不能隨便進去的。在這右手的牆壁上掛着四軸

字畫：字畫的前面，屋子的中央放着一張圓桌，兩張小沙發分置在兩旁；香煙罐，火柴擦等物亂雜地立在圓桌上。左門前端着一張舒適的長沙發。

戰爭使張家花園荒蕪得多了，但從窗口仍可看出花園裏花草樹木在生長着。

一天晚上，月亮已從東山爬出；淡淡的月光側射着這個荒蕪的花園，使人感覺有一種說不出的淒涼情景。

開幕的時候，亞男着藍色旗袍，爲了紀念乾爹，臂上也紮一道黑色布條。這幾天，乾爹之死和桂芳之病，把他忙得疲倦極了！本來身體就不很健康，經這幾天的忙碌，操心，更使她憔悴起來。今晚，桂芳安睡了，乾爹的靈柩也在早晨安葬了。所以她才清閒一點；手裏拿着一本書躺在沙發上，沒精打彩地邊翻邊看，態度很嫻靜。

高貴是個粗魯忠實的僕人，年三十一，恭恭敬敬地從左門上。

高 吳小姐，警察局的楊局長又來拜望您了！請呢？還是……

吳 馬上請到這兒來！

高 是，小姐。（鞠躬下）

（吳亞男將書放在圓桌上，整理桌上的東西。）

（楊局長是桂芳父親的老朋友，北伐時代他們一起在軍隊裏幹過，現在任警察局長。公餘之暇，就到張家來話古論今，身着制服，留兩撇鬚鬚，年已四十五歲。很愉快地走進來報告關

於暗殺案件偵查的好消息。）

楊（愉快地）哦！亞男，你在這兒！

吳 楊伯伯，您請坐！高貴，倒茶！

楊（四面看了一下）桂芳呢？不在家嗎？我特爲來看她的。

吳 桂芳在裏面睡覺，這幾天沒有好好兒睡過，今天差不多睡了好幾點鐘了，還沒有醒呢！
哦！楊伯伯，您請坐啊！

（楊坐在沙發上，高貴捧茶置於圓桌上，亞男拿煙，高貴點火。慢慢下。）

楊 在過去的四天以內，我仔細地審問過所有的嫌疑犯，詳細地考量過種種事實；並且盡力地在找尋新證據，新線索；我相信離破案總不遠了。我們只要忍耐一些時候，那個兇手萬不會就這樣無影無蹤的。（愉快而驕傲地說）我也不必對你說大話，以前我經手的案子，比這複雜得多的，也都被我破案了。（深深地吸了一口煙）

吳 楊伯伯辦事有經驗，在這兒誰不知道呢；乾爹在世的時候常談起您能幹哪。

楊 你乾爹和我自小兒相好，我們同學同事多年了，從來沒有反過臉。記得在北伐時代，我和你乾爹一塊兒幹軍隊的時候，那真痛快。當革命軍打到龍潭，有一仗我們危險極了！要不是他帶了一營八衝上來，怕我的骨頭早就化成灰了，（很感傷的樣子）那兒還有命替他偵查案件呢！

吳 這事，乾爹在世的時候也曾和我們談過。

楊 唉！想不到那樣的好人會這樣的慘死！不要說他的女兒桂芳心裏悲痛，就是我這老朋友也很難過！（幾乎要流出淚來）

吳 的確，桂芳太傷心了！成天的哭泣！

楊 那不可過於悲傷，你要勸勸她才好，大夫來看過了嗎？

吳 大夫來過了，勸她自己保重，不要着急，不要再哭了。昨天晚上她又發燒，一夜沒有睡，亂喊亂叫；今天早上乾爹的靈柩安了葬，她才安靜一點：下午我服侍她睡了，一直到現在沒有醒呢。

楊 這幾天她說些什麼？

吳 她說，一定要替父親報仇，一定要把那個兇手找到了，也殺掉了，她才甘心。

楊 她能不能達到這個目的，全靠你了；我的唯一的希望也在你的身上。

吳 （轉頭沉思）呵呀！我所知道的，不都告訴楊伯伯了嗎？除去那些我實在不曉得什麼了。楊 你所說的還是了不得的不得了啦。不過我再問你一次，你現在還以為這個案子，是預謀暗殺嗎？

吳 我始終相信；這是預謀暗殺案，絕不會出於什麼自衛或有誤會的。

楊 唔！這話你倒不止說過一次了。可是你最初的印象，好像不敢確定似的；你不是也說過或

者……也許是你乾爹先開的槍嗎？

吳 起初我嚇昏了，完全不知道說些什麼。（站起來）楊伯伯，您想，像我這樣的女子，那兒見過那種恐怖，那種驚嚇呢？死神忽然降臨，活活的乾爹就倒在地下死了，倒在我的脚下死了！鮮紅的血多麼可怕呀！那個時候，我嚇得魂不附體，頭昏眼花，所以說了些昏糊的話。現在平心靜氣地回想當晚的情形，完全不是那樣。因此，我最初說的不能算數。（轉身低頭欲哭）

楊 那我明白我的好孩子，所以我並不堅持你最初所說的話。現在案子發生已四五天了，你的精神也恢復了常態，我很希望你再給我一個更詳細，更正確的報告，好叫我……唉！你別又要哭啊，請你別怪我！（走到亞男跟前）我不是故意要把舊傷痕重新抓破，使你難過；（亞男邊擦眼淚，邊走向方桌前。）可是爲了解決這個案子，我非把各方面弄得清清楚楚不可。（一步一步地從沙發前面走近亞男）你爲了桂芳的友誼，爲了乾爹的慈愛，無論如何這點犧牲是應該的。你是我們的見證人，請您把這案情的經過，再回想一下，檢討一下，不要忽略任何細微的事實。（回身至沙發前）因爲你知道，常常在表面上不關緊要，一轉眼的工夫，會變成最重要的關鍵的。

吳 （稍停，向前）楊伯伯，除了我告訴你的以外，什麼也沒有了。你是知道的，禮拜五的早晨和前一天的晚上，乾爹收到兩封恐嚇信，信上說：『你要主張對敵人妥協，不參加抗戰，就留心你的生命！』

楊（驚問）恐嚇信嗎？是從那兒來的？

吳 誰知道啊！乾爹接到恐嚇信以後，就非常小心，成天把手槍放在身邊。說：『我在軍隊裏幹了那麼久，經過多少次危險，我都不怕，現在還怕這種恐嚇信嗎？好，等着瞧吧！』桂芳勸他暫時避一避，他也不聽。

楊 真的，要是他到我們那裏去住些時候，避避風頭，不是就沒有事了嗎？不管這個兇手怎樣利害，總不敢到警察局裏來送死吧！他的性情真是倔強，一生一世就吃了這個虧。哦，就在禮拜五的晚上，那個兇手來暗殺的嗎？

吳 是的，那天晚飯後，桂芳出去了，我和她的父親——我的乾爹到花園去散步，（且說且表演）我們剛要走到槐樹底下，月亮不見了！在黑黝黝的樹林裏，彷彿聽到腳步的聲音，接着聽見樹葉兒的響聲，忽然一隻野鳥好像受了驚，吱的一聲從樹上飛了。那時候，乾爹掏出手槍，低聲地對我說：『亞男，你別動，這小子送死來了，他算逃不了啦！』一轉眼的工夫，乾爹就跑到樹林陰深深的地方，瞧着瞧着不見了……過了幾秒鐘，我聽見槍聲一響，接着兩響，最後連續不斷地又是三響；一共六下。緊跟着聽到乾爹痛苦的呼聲，我趕快向發聲的地方跑過去，這時浮雲恰巧散開，把遮蔽的月亮吐了出來，月光滿照着花園。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乾爹倒在地上，離他不遠，有一個男子站着，背向着圍牆，手裏的槍口，還正在冒煙吶。

楊（很注意地聽）那以後怎麼樣？

吳 以後，以後浮雲又遮住月亮，樹林底下完全看不見，那個兇手就乘着這個機會逃走了。……怎樣逃的，向那個方向，我全不知道了。

楊 他是那一類的人呢？

吳 很不好形容，大概……

楊 你從來沒有見過的人，是麼？

吳 是的，從來沒有看見過他。

楊 一個年青的人？

吳 是的。

楊 大約他的社會地位，你可以猜得出嗎？比方說，窮人？富人？賣苦力的？還是個商人？

吳 他好像是個智識份子。

楊 他的皮膚是黑的，還是白的？剃的光頭，還是留的長髮？……

吳 現在叫我正確地描寫他，我倒描寫不出來；不過，他要是站在許多人當中，我一定可以認識他的。

楊 （轉話說）好好，我們暫且不談這個。（坐下）依你的意思，是誰先開的槍呢？

吳 （肯定地）當然是兇手。（倚在長沙發的旁邊。）

楊 （追問）你爲什麼這樣想？

吳 一定不會錯的，當然是他先開的槍。

楊 「當然」！這一點很重要，我們必須把他弄得清清楚楚，不能太武斷。我們得仔細地再研究一下，……我問你，那六槍的聲音大小，是不是一樣？你還記得嗎？

吳 （沉思，不敢決定地）是的，一樣，或者稍微有點不同，……噢，差不多一樣。

楊 （微笑）我明白，對於殺人武器這一道，你們小姐多半是外行。我可以簡單地對你說一點，給你作個參考。你乾爹的手鎗，經我查看以後，發覺是一枝新式左輪，子彈打出來一定很響的。兇手所用的鎗，根據檢起來的子彈殼判斷，不過是一枝小號波浪鎗，打出來的聲音一定要輕的多。我們如果能曉得第一鎗的鎗聲是大還是小，那……

吳 啊！當真的，我想起來了！頭一鎗的聲音是很輕的，隨着有三聲高的，後來又有兩聲低的。

楊 （高興站起）哈哈！果然不出我所料。這一定是兇手先開鎗的，然後你乾爹追擊了三下，兇手見頭一鎗沒有打中，於是又打了兩鎗，算是成功了。無疑的，這是預謀暗殺，先在花園裏埋伏好，等着機會來動手的。（沉思片刻）這是一件犯罪的兇殺案件。我們要趕快緝拿兇手歸案才對，好，讓我來對付這個兇手吧！

吳 楊伯伯，您打算怎麼對付他呢？

楊 你放心好了，我自有辦法，我們姑且再回到事實方面來談——（坐在長沙發上問）你方才說，你乾爹倒在地上？

吳 是的，斜倒在一條小路上，我跑過去，他正要斷氣，我一面低着身子舉起他的頭；一面高聲喊：『救命啊！救命啊！』好一會兒才有園丁和當差的跑來。……

楊 你乾爹沒說一句話麼？

吳 一個字也沒有講。……他們把乾爹抬到房裏，放在床上，沒有一刻工夫就死了！（哭泣）那顆子彈打穿了脖子，一直攢到骨髓裏面！楊伯伯，他死得好慘呀！（轉身至沙發背後，低頭流淚！）

楊 （看他的背影，也很悲痛，慢慢走到他的背後，帶安慰地）不要難過！……你以為兇手不只一個嗎？

吳 當時月光不亮，我看得不大清楚，我的印象，好像有幾個人往四面逃跑。

楊 花園的大門是關着的嗎？

吳 周圍的牆很矮，容易爬過來的。

楊 你乾爹在沒有接到恐嚇信以前，他知道有人要謀害他嗎？

吳 自從上一個月以來，他就知道有人要謀害他了，所以他使處處小心，刻刻防備，不輕易出門，也不見生客。可是他從來沒有提起一個「怕」字。

楊 （沉思）這件事情，他怎麼不跟我提起呢？難道還有什麼值得隱瞞的嗎？（坐下）

吳 （追上）說起來也很奇怪，最近他常常一個人在那裏寫這樣，寫那樣，有時忙到夜裏兩點

鐘還不睡覺。並且常有不三不四的人來找他，那些人是我們不常見的；可是乾爹跟他們一談就是幾個鐘頭，似乎很祕密的樣子。

楊（忽然站起）哦！你可把我提醒了，怪不得我有一天到這兒來，他正跟幾個人輕巧巧地談心，看見我來了，他們忽然散了，態度非常慌張。我當時也很懷疑，就問你乾爹，這是怎麼回事？他說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。後來我也沒有追問。（坐在左邊沙發上）現在想一想，倒叫我有點……

吳 再說，近來他的神經似乎有點失常，往往疑神見鬼的，一天下午，我和他坐在這兒談天，桂芳也在這兒。他忽然站起來，瞪着眼睛說：『院子裏有人，你們聽！』他馬上要跑出去，我們好容易才攔住他。楊伯伯是知道的，他的脾氣夠壞的了。

楊 他的性情確是太暴躁，凡有拂意的事，無論大小，總是動肝火！並且不聽別人的勸解。吳（向長沙發背後走）他的話向來就是法律，一回也不能更改的。

楊 近來我一再勸告他，別拿出來日本留學生的架子，主張什麼中國的敵人不是日本，而是其他帝國主義，高談中日合作，振興黃種，這些陳腐的老調，實在很反動！打了幾年的仗。婦人孺子都覺悟了，只有他還是那樣頑固。

吳 他這些話對我們說過很多次，桂芳起先受他的影響很大，不過現在也慢慢覺悟了。楊 青年人對抗戰的熱忱很高，這是不消說的。

吳 當我在前方工作的時候，不知看見多少青年犧牲了，可是他們犧牲的代價是偉大的。

楊 幾年來的抗戰，我們已奠定了勝利的基礎，只要國內始終精誠團結，上下一心，度過當前的難關，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有把握的。可是你的乾爹就沒有這種信心。

吳 楊伯伯，現在也不必談這些了，這件案子怎麼辦呢？

楊 怎麼辦？（稍停）要是他真的和敵人有什麼勾結，那個兇手又是爲了這一點來暗殺的話，他死了也沒有什麼可惜！

吳 （興奮地）沒有什麼可惜？是不是讓……

楊 （急阻）你別急，等我說完啦。不過，以我們老朋友的關係，我不能不弄個水落石出。根據各方面的材料，這個兇手一定是個勇敢的革命青年，我們從這個出發點去偵察，一定會有線索的。（窗外有樹枝的響聲。）

吳 （稍停）真的嗎？

楊 （驚，向窗外看）哦！窗外什麼聲音？你聽？是玻璃響嗎？

吳 （急奔至窗前，向花園裏看，見天民。轉身擋住楊的視線）啊啊，我知道了，這是風吹動了樹枝，碰到玻璃的響聲。這種聲音使我們吃驚已經不止一次了。

楊 （追上來）可是外邊並沒有風啊！

吳 （攔住他）在花園裏面那一邊，常有過堂風的，楊伯伯！

楊（回身慢走慢說）我方才說一定會有線索，提起線索來，不瞞你說，我已經找到一個。就是有人會親眼看見兇手逃跑，並且看見兇手接連幾天在花園裏走來走去，那傢伙不是兇手，也是兇手的同黨。可是，這個人現在隱藏起來了。不要緊，現在我已派人到處搜查，很快就可以找到他的。

吳 另外有一個人看見兇手？他的話靠得住嗎？

楊 當然完全可靠，明天我把嫌疑犯捉了來時，他和你對一對面，那個時候，你可以認一認，因為你是真正看見兇手的人，你的話最可靠了，我對這案子的解決，不但有希望，而且有把握。回頭桂芳醒了，你替我告訴她這個消息。我很明白，要叫她心裏得到安慰，只有早點兒破案，將兇手正法。

吳 一點也不錯。這幾天我幾乎不認識她了，平時她是那樣地和藹，那樣地溫柔，現在一提起她父親的慘死，立刻像母老虎一般地咬緊牙關，發誓要叫兇手償命，替父親報仇！她活下去就是爲的這個……

楊 好好，我一定幫助她完成她的願望。哦！我該走了，再見。回頭你告訴桂芳，不，先別告訴她，我過一會兒再來一趟，讓我親口對她說。（起身走至左門前，亞男送他。）你不要送我，這所老房子我熟得很，合着眼睛也出了門兒的。

（楊德泰由左門下，亞男目送出門。在門前站了一會，走到窗前慢慢地開了一扇窗子，嘆了